

许晓煜

# 谈话即道路

对二十一位中国艺术家的采访

EALS 实验艺术

实验艺术丛书

## 谈话即道路

## 出版说明

---

《实验艺术丛书》着眼于 20 世纪以来（特别是 1960 年之后）世界艺术中普遍存在的探索、实验和革新的精神，通过出版作品、论著、评论、传记、访谈录等，分别展示美术、文学、电影、戏剧、音乐、建筑、摄影等各项领域中的实验成果，并呈现产生这一成果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背景。本丛书自 1992 年起陆续出版，旨在为中国当代艺术工作提供文本参考和理论研究的机会。

## 《实验艺术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策划：萧沛苍 陈 侗

主编：李路明

分类主编：李路明（美术、摄影） 陈 侗（其它）

编委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刘 钊 杨小彦 杨令飞

杨杰昌（法国） 张晓强

陈 侗 李建华 李路明

邹建平 侯瀚如（法国）

费大为（法国） 萧沛苍

谭加东（加拿大）

许晓煜

# 谈话即道路

对二十一位中国艺术家的采访

实验艺术丛书  
湖南美术出版社  
1999

许晓煜  
谈话即道路

---

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·发行(长沙市人民路103号)

责任编辑:李路明 彭英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1

1999年8月第1版 2000年6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2001—5000册

---

ISBN 7-5356-1281-4/J·1199 定价:17.00元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蔡 锦 | 没有比这再好的事情了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| (7)   |
| 陈 染 | 我从来不为主义写作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| (24)  |
| 崔 健 | 越来越坦诚地说自己的话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| (39)  |
| 丁 乙 | 绘画是一种使自己放松的体验……………         | (56)  |
| 郭文景 | 音乐被生命所要求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| (75)  |
| 何训田 | 只好创新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    | (87)  |
| 洪 浩 | 艺术家的引诱方式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| (98)  |
| 金 星 | 是舞蹈平衡了我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 | (114) |
| 孟京辉 | 你不怕停电，你也不怕黑暗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| (130) |
| 牟 森 | 戏剧就是戏剧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  | (151) |
| 孙甘露 | 你不知身在何处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 | (172) |
| 王兴伟 | 最起码，可以不当艺术家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| (192) |
| 魏 东 | 构思的时候，你不安、焦躁、毫无希望<br>…………… | (204) |
| 吴文光 | 离艺术非常遥远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 | (217) |
| 徐 坦 | 列车已经开出去了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| (232) |
| 余 华 | 我永远是一个先锋派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| (246) |
| 张广天 | 站在劳动阶层这一边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| (259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张 海 儿 | 拍照只是副产品.....     | (275) |
| 张 洵   | 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.....   | (289) |
| 张 元   | 我的电影理想就是拍电影..... | (309) |
| 赵半狄   | 我喜欢模棱两可的东西.....  | (323) |

# 没有比这再好的事情了

——蔡锦

时间：1997年2月22日

地点：天津

背景：

蔡锦，1965年生于安徽屯溪，父亲是当地一个京剧团团长。

蔡锦1986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美术系，在合肥一家普通中学当了几年美术教师后来到北京，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进修。

1991年，蔡锦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画展。她画的人物、小提琴都用了整幅的红色，这个颜色一直在后来的芭蕉系列中出现。

1990年，蔡锦在她的家乡偶然发现了一棵干枯了的芭蕉树，她说：“那根、茎、叶里仿佛还残存着呼吸，这是一瞬间的无以名状的感触。”之后的蔡锦就一直画芭蕉叶，批评家栗宪庭认为，蔡锦“在运用意象语言的当代艺术家中，是很独特和很自然的一个。”“这种意象超越了

性，或者只是通过与性有关的的感觉——眷恋与仇恨、冲动与自虐等复杂的感受，却表达的是生命扩张与自我压制的强烈冲突的感觉得。”

许：蔡锦，你总共画了多少美人蕉？

蔡：有 70 多幅，这些从 91 年开始画，画了有六年的时间。

许：一开始是怎么想到画这个呢？

蔡：没有专门想到画这个东西。我开始看到芭蕉叶的，那种感觉和我画的感觉挺吻合的，我挺想画它的，就这样画起来了。

我是 90 年注意到的芭蕉叶，那还是在我们老家，北方的芭蕉叶和我们南方的不同，南方的芭蕉叶到了冬天，就枯了，枯了以后呢……那种枯了的感觉特别好，就想画它。画了一幅以后，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还在画这些东西，感觉还没有画够。这里面有好多东西我可以画，并不是画美人蕉。主要是它有一种东西和我内心的东西撞上了。

那种叶子枯了以后，你可以看到还有血液的感觉，一下子都在那里了，你被它抓住了。那里面好像特别有生命的一种感觉，所以这么多年还没画完。

许：但是芭蕉叶在你的笔下是另一个样子。

蔡：对，跟它本身又不一样了。它只是给我提供了这



蔡锦,《美人蕉62》,1995

么一个东西，而我画它实际上是画我自己的东西。只是我借助这么一个东西在画。这么多年，我虽然只是画芭蕉叶，但是它本身也是有好多变化。刚开始画的时候，颜色还是挺漂亮的，后来变化到整个都特别红了。最早画这些东西还是很具体的，后面画的，如果不说，人家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

许：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呢？

蔡：这种变化可能就是自然而然的，每个时期画的肯定不一样，感受也肯定不一样。我也就是顺着这种感觉去画，一直在画，一直没有断，几乎平时的时间就是天天在画。

一般我一幅画要画一个月。时间很慢，也不是要完成一个东西，就是每天在这里，是一种体验式的，在干这么个事情。

许：你事先知道画成了是什么样子吗？

蔡：不知道。凭着一种感觉，就像水一样，流到哪儿就是哪儿。我画得很慢，每天就这么一点点（指着一块巴掌大的地方）。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，就开始画，一直画到晚上。

许：这样的生活一般人是没法想象的。

蔡：这对我来说是最愉快的事情，最好的就是在画画，不慌不忙地画画。这是每天的生活，并不是有什么事情，或者有什么展览让我去画画。

许：你以前说过，红色特别让你感到敏感，这是你一

直的感觉吗？

蔡：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以前的东西，我最早画画、个人的东西不是很明确的时候，很乱，但是在我画芭蕉叶之前，包括画小提琴，快到这一段时间的时候，其实那里已经有了。只不过在我抓住这个题材画的时候，它一下子出来了。

许：可能这个红色在你没有画画的时候，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有精神上的印记了。

蔡：也许，可能潜在地有吧，但是自己不知道。这东西很奇怪，就是说它是到一定的时候，才能出来，事先你是不知道的。

那时候我不是有意识要用红颜色，就是一种需要，我自己的一种需要。画的时候，很自然地在调色板上我就喜欢用红颜色。其实没有特别大的……好像用这个颜料是强调什么意思，根本没有。

就是凭一种感觉，画的时候，在这个颜色的氛围里面，特别容易去表达它。好多笔触啊，还有颜色之间的处理啊，好像红颜色里面之间的关系呢，我处理得特别自然。

许：这个红色的颜色有一种很旧的、很腐败的气息，好像有一种放大的肉的感觉。

蔡：画出来以后，别人的感觉好像是这样，但是我没想那么多。

其实我觉得好多东西都特别奇怪，我自己一点都没这

种感觉，但是别人都是这种感觉。我只知道画，我是从别人那里听到才有了同感。

许：你每天画画的时候想到没有，你画的是什么东西？

蔡：我画的就是我自己的画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没想那么多。可以说，如果我不出门的话，我一天就这么画。这种感觉挺舒服的，每天……

许：作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

蔡：很舒服吧，完全自己的一个空间似的，画画也是一种需要，就是一种需要，其实就是需要画画。感觉挺好，挺舒服的。平时也很安静，一点没有别的什么事情。

许：你为了画芭蕉叶拍了很多照片吗？

蔡：拍了很多，但是有的时候同样一张照片可以画好几幅，画的感觉又不一样，就是说好多东西已经不在乎照片给你的局限，它只不过给我一个样子。

可能我画的时候就是我，慢慢慢慢就碰到画面上来了。我自己觉得有一点也挺……就是说也从来没考虑那么多，就是画画。其实我见到这个植物很少，就是一下子碰上了。

许：你说过，你童年生活的背景对你有很大的影响？

蔡：我想和我的画有些影响的或者有些关系的可能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，包括南方特别多的雨季。这次我回家，看到好多情景，有一种触景生情的心情，就好像它有好东西跟你有什么联系，包括那种梅雨季节吧，包括那

种天气吧，好像也和你有一种……墙面的那种感觉，都是那种环境里面产生的东西，好像有什么挺牵动你的，但并不是具体的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它老是在你的心里，在你的脑子里。

那种霉霉的气氛，那种斑痕呀，那种水印呀，这种东西老是在里面，我挺爱注意的。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画，根本不知道它以后会和我有关系。

许：小时候的生活很单调吗？

蔡：可以说很单调，很简单，但确实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东西，它在你的记忆里面留下了许多，可能对现在的画产生了一点影响。

我觉得一个人画的并不是她现在的东西，可能是很早的时候就有。生活在老房子里面的感觉，当时肯定没太注意，现在想起来的话，那个时候我是一个……有好多东西说不清楚。

许：不爱说话？

蔡：对，以前不太爱说话，那种老房子的气氛哪，现在想起来，有好多东西都是和你当时的生活有关系。

上小学的时候开始喜欢画画，那时候画的东西都是对着图上画，我挺喜欢那种复杂的、繁琐的东西，感觉在这里边感觉有好多东西，好像我喜欢的花布都和我的画有点关系似的。

许：可能你到了北京这个现代化大都市，才让你找到灵感。如果你还生活在原来的环境，不可能这样。

蔡：也许。我 89 年到北京，91 年我离开北京以后，开始我只画了一张美人蕉，我没想到会画第二张，会花这么大的时间来画这些东西，有好多东西在这里面找到了。

许：你不觉得重复吗？

蔡：没有。好多人觉得我应该有变化，应该画一些新的东西。我自己觉得在这本身里肯定有变化，肯定有新的东西，不可能是重复。我觉得这不重要。

许：画画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呢？

蔡：什么都想，就像平时每天的生活状态一样，只不过我是在画布跟前，很简单。所以这样画起来也不觉得很累，没有……好像享受一样。

许：你以前说，画画对你来说，就像编织……

蔡：我刚才说，就像一种劳作似的，织一件毛衣你也很有瘾吧，每天在织，就是那种感觉。

许：你感觉是在创作吗？这和艺术有关吗？

蔡：别人看了会说她是在画画，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我的一个事。

许：很多艺术家都特别注意了解西方的艺术动态，注意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和艺术史。

蔡：我特别遗憾我在这方面了解得特别少，自己接触的也特别少。有时候我想可能光画画还不太行。

许：你现在有这种想法吗？

蔡：当然从自己本身，我没考虑那么多，但是要是从现在的大家的一种感觉来说，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如大家。

他们现在每个人要谈能谈得出来，可能不像我这样太单一，完全就是画画。有机会当然我想了解一些东西。比如说，你也应该知道别人在干什么。

许：艺术史对你来说，有什么影响吗？你作画和艺术有没有关系？

蔡：我觉得它最后是有关系的。现在不好说，但是我想如果我一直做下去的话，它跟艺术史，跟好多事情是有关系的。

许：你什么时候觉得你是艺术家，是画家的？

蔡：自我意识是在别人谈论你的画的时候开始的，可能有这个意识，就这几年吧。但是没有太注意这个。

许：你在95年的女性艺术展上，展出了自行车座和床垫子。

蔡：有一段时间，我突然感觉到——这种东西都是突然的，我看到软的海棉垫子、皮革，觉得要把画画在那上肯定很有意思。好像这些东西本身也有一种东西让我挺注意的，我后来选择了车座、软皮革沙发袋，还有席梦思床垫。

我觉得床垫、沙发、车座表面上的感觉跟我的画有一种联系，这种联系可能有一点……我想，要说得具体一点呢，就是我最初感觉这些东西都是跟人的身体呀，都是有接触的，然后它还很软。我对软的东西比较有感觉，在这种质地上画整个的作品就更有意思了，我就试了。刚好有个展览，就拿出去了。大家的反应不太一样，有人觉得比

较好，有人觉得还是画在画布上的好。

这都是由别人去说。

许：画在物体上的感觉和在画布上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
蔡：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说，它的视觉效果很强，包括在选择皮革上面，皮革上有颜色以后，有一种亮的感觉。你看过原作，在画布上的效果没有在物体上那么强。而且它本身有一个形状，是立体的，它比平面的东西又多出来一种感觉，我觉得挺满意的。

就像画画是我的需要一样，画在物体上的这些东西也是我的需要。画在画布上是画面的感觉，而在画在物体上面是一个东西。主要是没有条件经常做，但以后我还会做。

许：实际上即使你画在画布上，也有柔软的感觉，枯的芭蕉叶会很脆，你没有把那方面的东西画出来，你画的都是很粘连的。

蔡：同样的东西，不同的画家来画都会不一样，也许还有其他的方面，我没有画出来。我画到的可能就那么一点，可能就是在我的范围里的那种感觉。也不仅仅是画芭蕉，我画别的东西也是这样的。最后的感受就是，画什么不重要，只不过我现在还是在画这个。要画别的东西，画人哪，画景物呀，可能都是这种感觉。

许：对于评论家说到你的画流露出来的性意识，你怎样想？